



永不生鏽

藍翎編 任望興



群众演唱丛刊

永 不 生 锈

(独幕话剧)

藍蔭海 任宝賢

北 京 出 版 社

1965年

群众演唱丛刊 永不生锈 (独幕话剧)

蓝蔭海 任宝贤

北京出版社出版 (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)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5号

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1/32·印张: 13/16·字数: 16,000

1966年6月第1版 196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30,000册

统一书号: T10071·686

定价: (5) 0.08元

内 容 提 要

贫农出身的高大媽，曾經是支前模范。但是，現在却滋长了一种資本主义个人发家致富的思想，养了六口猪，托辞拒絕参加集体劳动；她的鐮刀也因为日久不用，生滿了锈。在她丈夫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高鵬回乡蹲点的第一天，就发现了自己的妻子思想上生了锈，他通过忆苦思甜、摆事实，讲道理，使高大媽觉醒过来，决心长期参加集体劳动，保证思想永不生锈。

剧本塑造了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高鵬的坚持革命到底、永保革命青春的光輝形象。

剧本告訴我們：一个人如果脱离集体、脱离生产劳动，就会使革命意志衰退。只有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集体事业中，永远听党的話，紧密联系广大群众，才能保持革命精神，思想永不生锈。

时 间 麦收时节的一天中午。

地 点 高鹏家的院内。

人 物 高 鹏——五十岁，北京郊区某县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，抗日时期区武工队队长。

高 妻——四十六岁，社员。

牛德海——三十四岁，生产队队长，过去是高鹏的通讯员。

田惠兰——二十九岁，牛妻，生产队妇女队长。

布 景 这是京郊山区一个小庭院，正面可以见到三间石板顶的砖房，院内搭着葡萄架，台左有一口盛猪食的大缸。远处山峦重重，层层梯田中，小麦已经发黄。

〔在《翻身的日子》的欢乐曲调中，大幕徐徐拉开。场上无人。

〔田惠兰背着一筐旧镰刀上场。她身体健壮，性格爽朗，心直口快，是第三生产队的妇女队长。

田惠兰 (向远方) 喂，那是谁呀？快回去歇晌！下午三点钟下地开镰，听见了没有？

〔远方声音：“听见了，惠兰嫂子！”

田惠兰 (进院内) 大婶！

〔高妻上。

高 妻 惠兰呀！

田惠兰 大婶，忙啥呢？

高 妻 我拌猪食哪，喂我那几口猪。你忙啥哪？

田惠兰 咱们队今儿下晌开镰收麦，我先检查一下大伙儿的家什，顺手给磨一磨。

高 妻 (夸奖地)好，好，你这妇女队长想得真周到，用磨刀石大媽这儿有。(指着葡萄架下的磨刀石)来，在这儿磨，凉快！

田惠兰 不用了。把您的镰刀也交给我吧。

高 妻 喂！我给你找去。

[音乐声渐隐，微风送来远处大喇叭中的广播声：“公社有线广播站，现在报告天气形势，据气象站预报，近两天内京郊山区有大雨，近两天内京郊山区有大雨。请各队社员抓紧这龙口夺粮的紧要关头，快打快收，保证颗粒归仓……”声音渐隐。

高 妻 (翻腾半天，最后从破砖堆底下找出来)给你。

田惠兰 (注意听广播)哟，大媽，您听见了吗？要下雨了，队里的小麦得快割快运！

高 妻 可不是，要下雨，我得赶紧晒点猪食！

田惠兰 (看见镰刀)哟！都锈成这个样啦！

高 妻 刀是好刀，打磨打磨照样使。

田惠兰 行了，一会儿我给您磨磨。

高 妻 我也用不着它，干脆就给队上使吧。

田惠兰 (明白了高妻的意思)给队上使？您今天又……

高 妻 你就拿去吧，大媽可是真心诚意，公家用嘛要啥都行。打日本鬼子那阵儿，为了造地雷，我把大铁锅都砸了。这一把镰刀算啥！

田惠兰 (有点不耐烦地)我是说，镰刀给了队上，您今天出工用啥？

高 妻 (微笑着，不以为然地)我还得出工？

田惠兰 您今天又不想去？

〔后院传来猪叫声。〕

高 妻 听听，又咬起来啦！（对猪圈喊）小白子，黑虎子要下仔儿了，你要再跟它抢嘴，我就把你宰了吃肉！

〔高妻跑下，片刻又上。〕

高 妻 你看看，真腾不开身哪！（走到缸前，拿猪食盆兑料）

田惠兰 不就是喂猪吗？我来帮您。（帮高妻拌料）喂完了您就下地吧。

高 妻 你別在这儿耽误工夫了，刚才大喇叭里不是说要变天嘛，你还不快去忙队里的活儿？

田惠兰 大嫖，队部刚才合计了一下，今儿下晌要争取全体出勤，您来带个头好不好？

高 妻 我一个人可顶得了啥？对了，组织个临时娃娃组，叫那些有孩子的腾出身子下地，当初闹变工的时候就这么干过，可顶事啦。

田惠兰 （哈哈大笑）那娃娃组咱队早就成立起来了，您总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啥事也不知道。

高 妻 嘿嘿，我实在是忙啊。行啦，你快招呼人去吧。

田惠兰 （故意地）那好，咱可说定了，呆会儿下地，我来叫您。

（欲下）

高 妻 （急忙拦住）惠兰哪，你大嫖可不是那号儿身不动膀不摇的懒人。你桂英妹子去修水库了，家里这房前房后，炕上炕下，都要我一个人，你硬要我出工，可实在有困难哪。

田惠兰 谁家没点儿另碎活儿，下了工捎带手就干了呗。

高 妻 （理直气壮地）我这六口猪怎么办？这可不是捎带手的事，起圈、垫土、熬猪食，哪样不得下心思。前天买的

那头白豹克夏尽咬群，我不得照看着点儿？那黑虎子眼看要下仔儿了，我不得照管着点儿？

田惠兰 行啦，行啦！您这猪养的也太多了，全村也找不出第二份儿来。

高 妻 养猪可是对国家有好处，再说，政策里不是还号召嘛。

田惠兰 那政策上也沒有号召光养猪不下地呀！大婶，您听听群众对您的意见吧！

高 妻 惠兰哪，大婶知道你这当干部的难处，要不这样吧！算我请一天假。过了这阵，将来大婶下地好好干个样给你瞧瞧。

田惠兰 您还要过多久？这半年多您才出了几天工？

高 妻 得啦！别再跟大婶算细帐了。

田惠兰 不！这个帐就得算算。

高 妻 那好，算算就算算。他爹在县里工作，我闺女去修水库，我们一家三口，一个为国家，一个为集体，我顾点个人，有啥说不过去的？（转身走进猪圈）

田惠兰 （一时找不到词句反驳，气得怔在那里）一个为国家，一个为集体，她顾点个人……不，这不对，大婶……（追下）

〔牛德海扛着行李，拿着一把锄头，兴冲冲上。〕

牛德海 （对门外）老孙大爷，赶紧卸车喂牲口，下晌到东长垄拉麦子去。

〔门外人声：“出几辆车呀？”〕

牛德海 全体出动，快割快运，打个突击战！

〔门外人声：“好啊！”〕

〔田惠兰生着气从猪圈旁走出。〕

牛德海 惠兰，撅着嘴干啥？跟谁呀？

田惠兰 眼下正是龙口夺粮的时候，她倒蹲在家里不出工，我看她快变成官儿太太了。

牛德海 (小声地)你怎么这么說大嬸！

田惠兰 她不出工你不管，那别人要跟她学咋办？

牛德海 誰呀？

田惠兰 刚才齐三嫂就借碴儿請假了。

牛德海 (不以为然地)哈——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影响，齐三嫂的事儿啊，行，我負責。

田惠兰 你……(生气地背起背筐)好！这把镰刀，你磨！(欲下)

牛德海 哎！分工的时候，想着叫老人小孩去跟着复收哇……嘿！这个人的脾气！

[田惠兰白了牛德海一眼，下。高妻上。

牛德海 大嬸，惠兰是小孩子脾气，您别生她的气。

高 妻 德海呀，还給我做政治工作啊。惠兰这孩子心直口快，我还真喜欢她这性子。她年輕，新当上队干部也不容易，一句話两句話的大嬸不在意。

牛德海 嘿嘿，还是大嬸好。

高 妻 (发现行李)你搬着个大行李卷干啥？

牛德海 (玩笑地)您閨女不在家，我給您找来个做伴的。

高 妻 又来下放干部啦？(热情地)把你大妹子的小廂房騰出来吧，你放行李，我烧开水，先让人家洗把脸，燙燙脚。

牛德海 (调皮地把大媽拽回)不用住小廂房了，这行李就放在您屋里吧。

高 妻 噢，是个女同志呀？

牛德海 (仍开玩笑)啊……是啊，大高个儿，一脸胡子碴。

高 妻 德海，今天是怎么了，到底是啥人来啦？

牛德海 告訴您吧，老首长回来啦。

高 妻 哪个老首长？

牛德海 您看，您的老伴。农村工作部高部长呀！

高 妻 (高兴地)真的？(又抑制住自己)德海，你要騙我，可饒不了你。

牛德海 您瞅瞅，这不是高鵬同志的行李。

高 妻 (看行李)不对，現在他不会盖这老土布被子。

牛德海 嘿嘿！別看你們是老夫老妻啦，可沒有我了解他，看看这条土布被子，还是一九四四年打下白馬沟的时候发給他的呢。

高 妻 (仔細查看)哟！可真是他的，人哪？

牛德海 啊？

高 妻 (急不可待地提出一連串問題)胖了还是瘦了？咋来的？是县委派小汽車送来的吧？穿啥衣裳？

牛德海 行李是車把式老孙头捎来的。人哪，我还没看見哪！

高 妻 这个人！在河北省工作的时候，就两年沒回家，調回县里半年了，也沒照个面。这好不容易回来了，連个家門还没进，又跑哪儿去了？

牛德海 还不是老作风，进了村，不是上地头就是奔場院。您放心，一会儿准回来。

高 妻 咳，事先也不捎个信，我啥也沒准备。

牛德海 不要紧，您一会儿到我院里拿几个辣椒，他頂喜欢吃那玩意儿啦。(欲下)

高 妻 德海，你的鋤头忘下了。

牛德海 那是高鵬同志的。

高 妻 一百多里地，他带个鋤头干啥？

牛德海 您这可是不了解情况了。現在哪个干部不是带头参加劳动？連县委书记下乡还带着鋤呢！

高 妻 这回我可不能让他去掄大鋤，好不容易回來一次，還不得在家歇幾天？對啦，你先幫我拌拌豬食，我拿芝麻上供銷社給你大叔換點香油。

牛德海 大嬸，我還有一大堆事哪。

高 妻 耽誤不了你多會兒，就回來。（把豬食勺塞在牛德海手里。欲下，又返回）下晌我可就請個假了。

牛德海 行，您快去吧。

〔牛德海蹲在地上拌豬食。

〔片刻，高鵬悄悄走上。他身穿一件舊灰布制服，藍土布褲子，腳下一雙“氣死牛”的老山鞋。身高體壯，精神抖擻，滿臉絡腮胡子，風塵仆仆，一看便知是個地道的老農村幹部。從那挺直的腰板、有力的步子和那雙炯炯發光的眼睛里，又可以看出他在炮火中經受過考驗的軍人的樣子。他悄悄走過去，一把蒙住牛德海的眼睛。

牛德海 誰？（用手摸，摸到高鵬的胳膊，興奮地）哎呀，是你呀！報告武工隊長高鵬同志，通訊員牛德海正在拌豬食。

高 鵬 （放開手。哈哈大笑）小牛子，你這個機靈鬼兒，你咋猜出是我來了？

牛德海 （天真地）嘿！那还用猜，你胳膊上那塊傷疤早把你暴露了。

高 鵬 哈哈！小鬼，找到我的標志了。

牛德海 高隊長……

高 鵬 小牛子，還忘不了老稱呼呀？

牛德海 叫習慣了。老高同志，你啥時候到的？

高 鵬 今天從縣里起了個五更，一上午就趕到了。怎麼，你大嬸下地沒回來？

牛德海 聽說您回來啦，到供銷社給您換香油去了。（端詳一下）

你还是那老样子，去年听说你从河北省调回咱们县，我上县开会一直想找你，可好几次都赶上你下公社了。怎样？身体好嘛？

高 鹏 这不，结结实实的。

牛德海 阴天下雨的，伤口还闹情绪嘛？

高 鹏 没啥，要变天它先发个信号，这对咱们做农村工作的还有利呀。几年不见，你成熟多了。听说你都成家了？

牛德海 我都三十出头了。

高 鹏 她是哪村儿的？

牛德海 东村的。贫农成分，小时候当过儿童团，现在是咱们队的妇女队长。

高 鹏 叫什么名字？

牛德海 田惠兰。

高 鹏 呆会儿领我见见哪！

牛德海 好。（蹲下拌猪食）

高 鹏 这是给队上拌的？

牛德海 不，是你家的。

高 鹏 这么多，她养了多少猪？

牛德海 六口。

高 鹏 什么！什么！多少猪？

牛德海 六口。两口肥猪，两个半大个子，一个约克夏，还有一个老母猪。

高 鹏 都是她自己的？

牛德海 啊……（把话题转向别处）这次下来，是了解我们夏收夏种的情况？

高 鹏 光走马观花地了解不行啊，我这次想和你们一块儿干些日子。

牛德海 是来蹲点儿？

高 鵬 对。贯彻中央的指示嘛，我是先当好社员，过好劳动关。这次就在咱们队扎根了。

牛德海 太好了，你这次来一定会帮助我们解决不少问题。

高 鵬 先别将我的军，我是刚到，情况还没摸清哩。来，坐下说说，夏收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？

牛德海 都齐了，场院上全由贫下中农负责，防雨的草席，打场的家什，夜间的照明设备，全准备好了，民兵们轮班护场，防火队员也训练过了。

高 鵬 嗯……劳力情况怎么样？

牛德海 劳力？没啥困难。

高 鵬 桂英给我写信说，你们调出十五个壮劳力支援修水库，家里这百十亩小麦，人手够吗？

牛德海 估计问题不大。虽说调走了几个壮劳力，可是惠兰她们动员妇女都上阵了，还说要保证出全勤哪！

高 鵬 保证出全勤？（指猪食缸）就这……能下地吗？

〔高妻提着油瓶、拿着几个大柿子椒上场。〕

高 妻 （发现高鵬）哟！你……回来啦？

高 鵬 回来了。上哪儿去了？

高 妻 换点小磨香油，你看，德海知道你爱吃辣椒，就给弄了几个。

高 鵬 小牛肉！

牛德海 有。

高 鵬 辣椒哪搞来的？

牛德海 哎呀，你就吃吧，这是我自己家里种的。

高 鵬 （忍不住笑了）哈……我还以为象一九四四年那回呢……

牛德海 哪能象打白馬沟那回呀。

高 鵬 上房东大娘那儿动员辣椒给我吃……

牛德海 那回让你好训了一顿。以后不会干那事儿啦！

高 妻 德海可不象从前了，队里的生产闹得呱呱叫，这两年搞竞赛，哪回咱们三队都扛红旗。

牛德海 大婶，别夸了，眼下生产上问题儿还不少哩。老高同志，咱们跟二小队展开了收麦竞赛，我得找干部把具体条件合计合计，那我走啦。

高 鵬 好，咱们回头地里见。

〔牛德海下。〕

高 妻 (上下打量了一下丈夫)身子骨还好？

高 鵬 不错。下地干活还不会叫小伙子落下。

高 妻 咱们桂英上水库出工去了……

高 鵬 前些日子她写信告诉我了。

高 妻 你瞧，孩子都知道惦念着你，可你就不想着家。在河北省的时候，离家远，还有的说。可调到县里都半年多了，也不说回来看看。

高 鵬 工作腾不开身啊，调回县里正赶上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我一直在河西公社蹲点儿，总也没机会往山里来。怎么，有意见啦？

高 妻 咱能有啥意见。(递过茶)来，尝尝这小叶茶。

高 鵬 (端起来闻了闻)多少钱一两的？

高 妻 你就喝吧！西院赵二婶从北京捎来的。

高 鵬 噢……你这还真是排场啊！

高 妻 生活提高了嘛，来了客人，还能老让人家喝白开水！

(从兜里掏出一盒带锡纸的烟卷)抽这个！供销社才来的。

高 鵬 不，(从腰里掏出小烟袋)这个劲儿大。

高 妻 你呀，就是舍不得丢下你那宝贝疙瘩。

高 鵬 这玩意儿别了半辈子，和它有感情了。

高 妻 餓了吧？我給你做飯去。

高 鵬 不用了，我帶了干糧，半道吃過了。

高 妻 好，那就下晌做。（走過去看了看行李卷）好容易回來一趟，就扛了那麼個破行李卷呀？

高 鵬 還有哪，我給你帶來件好東西。（取過背包）

高 妻 啥好東西呀？

高 鵬 你猜猜。

高 妻 給我買的沖服呢塑料底兒鞋？

高 鵬 不是。

高 妻 那……是襪子？

高 鵬 也不對。

高 妻 噢，是燈芯絨！青的還是藍的？

高 鵬 你怎么老往這上邊想啊？非讓我給你背個供銷社來，你才滿意呀？

高 妻 （有些不好意思）啥物件兒，咱不猜了。

高 鵬 （打開背包，取出一把鐮刀）給你。

高 妻 （一下掃了興）我當是什麼寶物呢，一把鐮刀！買它干啥？

高 鵬 今天麥收，正是時候。

高 妻 咱不希罕這玩意兒！

高 鵬 不希罕？

高 妻 我這把還擱着哪。

高 鵬 ……（走過去，撿起地上的鏽鐮刀）啊？都鏽啦！

高 妻 說正經的吧，這次回來住幾天？

高 鵬 沒一定，時間短不了。看來，我真得多住些日子啊。

高 妻 （沒明白高的意思，高興地）這可好，桂英上水庫出工去了，家里就我一個人，你就幫我忙合忙合吧。

高 鵬 干啥呀？

高 妻 家里这堆事喂。眼看要下小猪了，一个母猪，两口肥猪，两个半大个子，要再下了小猪，就更忙不过来了。

高 鵬 还有一口约克夏，你忘了算啦！

高 妻 可不是。你去看过了？咱这猪是越来越旺。喂猪跟做饭抗了膀子，顾了吹笛，顾不上捏眼儿，可把我忙坏了。

高 鵬 养这么多猪，你还能下地吗？

高 妻 不下地啦，干啥不是劳动啊。再说，这可比挣分合算哪！

高 鵬 合算？

高 妻 可不，你想想，今年能卖出五口肥猪，一口打七十，五七就是三百五十块，再加上两窝小猪，也值一百多块，合起来最少也能进五百块……

高 鵬 要这么多钱干啥用？

高 妻 你嫌钱多呀？我还嫌不够用呢！

高 鵬 你和桂英都是整劳力，一年能进五千多分，还不够用的？

高 妻 我有这么个打算，咱们攒够了钱，就再盖他两间新瓦房。

高 鵬 这房子不是够住的嘛？

高 妻 你呀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咋不往长远里想想。桂英也不小了，给她招个女婿，住在一起，再抱上个孙男孙女的，咱俩这后半辈儿的日子该多乐呵呀！

高 鵬 (忍住笑)你盘算得可真周到啊！你再说说，还想了些什么？

高 妻 (得意地笑了)我呀，还……

〔田惠兰在門外喊：“大嬸！”“你們招呼人去吧，我就來。”〕

高 鵬 有人叫你。

高 妻 (迎上去)啥事？

〔田惠兰走进院。高鵬端洗臉盆进屋。〕

田惠兰 大嬸，(親切地)剛才我嗓門大了點兒，您別生氣。

高 妻 大嬸不怪你，快招呼人去吧。

田惠兰 您還是跟我們一塊下地吧。

高 妻 剛才不是跟你說了嗎，今兒騰不開身兒。再說，我也跟隊長請過假了。

田惠兰 哪個隊長？

高 妻 你男人牛德海呀！

田惠兰 他……這不行！您一個人不下地事小，可現在影響別人了。

高 妻 (笑了)我還有這本事？影響誰啦？

田惠兰 剛才齊三嫂就拿您當擋箭牌，她說高大嬸是幹部家屬，她都不下地，叫我干啥！

高 妻 齊三嫂是富裕中農，我可跟她不一樣。我去干活兒，後院那六張嘴誰給喂？

田惠兰 我有個好主意，您根據自己勞力情況，留下兩口肥豬自養，剩下的折價賣給隊上，您看怎麼樣？

高 妻 嘿，虧你怎么想出來的好主意！瞧！這黑虎子又咬起來了。

〔高妻跑下，片刻背着筐又上。〕

高 妻 豬圈又插不下腳了，那黑虎子都快給泡起來了。我得背筐土去！（跑下）

田惠兰 大嬸，大……哎！（賭氣對着門外）黑虎子、黑虎子，你心裏除了那黑虎子還有點別的沒有？簡直是叫資本主